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

叶忠辉　编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简介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是一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编的抗日部队，它的前身是 1934 年土龙山农民暴动组织起来的民众救国军。1934 年 10 月,民众救国军遭到日军毁灭性打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帮助，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于 1936 年 9 月 18 日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其主要领导人是谢文东。 1937 年 6 月该军发展到 6 个师,总人数达到 2 000 余人，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过贡献。1938 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艰苦时期，由于该军主要领导人谢文东等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讨伐”和政治诱降的双重压力下,于 1939 年 3 月叛变投敌,使该军瓦解。

第一章　土龙山农民暴动

第一节　土龙山农民暴动的起因与经过

一、土龙山的自然概况

土龙山是吉林省依兰县(现属黑龙江省桦南县)东南部的一个行政区,位于依兰、桦川、勃利三县的交界,属依兰县第三区所管辖。因该区西北角有一座高达十余丈的连绵起伏的山峦，形似一条龙,有人给取名叫土龙山,故以此而得名。它是通往依兰县城的一扇门户。全区地势东高西低,东北部多山,西南部多平原,中间有一条突起的山岗。来才河、松木河、七虎力河和八虎力河横贯全境,河川两岸,土质黝黑肥沃,灌溉方便,最适合农业生产。早在清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年),有吉林人马子荣、新城人盖可增、王日南、程库来此开发。当时八虎力河之间遍地是水泡子，经过 30 多年的开垦,全区约有 43 个自然屯,划分为 6 个保,居民约有 7 万余人(占全县人口 33%),共有可耕地约 13 万余垧（占全县可耕地 42%),其中熟地约有 7 万余垧，都是上等地。全区盛产大豆、小豆、高粱、谷子、苞米、粳子等。据民国八年《依兰县志》记载 高粱播种 4 升,收获 3 石 谷子播种 4 升,收获 2.5 石 苞米播种 1.2 斗，

收获 3 石;大豆播种 2 斗,收获 3 石;小豆播种 1.2 斗,收获 2.05 石。伪满初期,每年约有 70% 的大豆和 60% 的小豆输出,有的还远销海外。它是依兰县境最为富饶的地方。

二、土龙山农民暴动的起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东北的殖民统治,除了在军事上不断从国内调兵遣将,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实行"统制",疯狂地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推行保甲制度、集团部落等一系列法西斯统治外,计划 20 年移植百万户约 500 万日本农民(其中多数为在乡军人及其家属)到东北农村,也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和巩固伪满洲国的统治所采取的主要国策之一。日本侵略者认为,以农业立国的伪满洲国,它的原居民是不可靠的,只有移植大量的日本农业移民到东北农村,改革原居民结构,形成以日本人为核心的统治基础,才能达到永久统治的战略目标,同时也解决了日本农业劳力过剩和伪满洲国的治安问题,进而为将来的对苏战争作准备,并开发东北肥沃的土地,增产粮食,以解决日本的缺粮等问题。

基于这个思想,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伊始,日本的石黑忠笃(农林次官)、加滕完治(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宗光彦(满铁公主岭农业实习所长)等一批军国主义分子,起草了一份"满蒙移民事业计划书"递交日本拓务省当局,提出从全国退役军人中招募移民。最初,由于没有获得内阁会议的通过,加滕又直接找了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石原中佐帮助解决移民用地,石原中佐立即召回了在依兰的东宫大尉。1932 年 6 月 14 日,加滕与东宫会见商谈后决定:加滕负责在日本内地募集和输送移民,东宫承担移入伪满洲国的接收和安置工作,并向关东军参谋长提出了选择吉林省桦川县内 1 万町步(1 町步相当 1 公顷)的土地作为第一次移民的预备

地点。这个提案于同年 8月召开的日本第六十三届临时国会上通过。同年 10月，日本第一批武装移民团（又名吉林屯垦第一大队）493户到达了佳木斯，于 1933 年 2月 21 日转入桦川县孟家岗（即永丰镇）定居。接着，1933 年 7月，日本第二批武装移民团 494 户到达依兰县土龙山区七虎力河右岸。 1934 年受土龙山农民暴动的影响，又迁入湖南营（即千振）。

日寇把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地作为武装移民的首区，也是出于战时上的考虑。由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所环抱的三江地区，与苏联远东的中心伯力隔江相望，是对苏作战的重要基地。而三县交界地正处在这个基地的后方，这里有广袤富饶的土地，是一座天然的大粮仓。图佳铁路这条具有军事意义的工程正在着手兴建，并且从这里通过。“九一八”事变以来，这里又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要解决三江地区的治安，首先要解决这里的治安。日本武装移民的到来，不仅能为日本的战时经济提供粮食和原料的来源，而且对增强日本在东北的警备力量，确保军事运输的畅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第一批武装移民到了佳木斯后，立即与伪满军一起担负起佳木斯地区的警备任务，把以前驻防在这里的日军的一个大队撤回到哈尔滨。1933 年 2月，第一批武装移民团迁入孟家岗后，除继续支援伪满军执行治安任务外，还将当地的 1 000 垧熟地占为己有，并且把原住 99 户农家 400 人，以每人付给 5元钱的搬迁费，强行移居他处。他们在执行警备任务时到处骚扰中国百姓，镇压抗日力量。当时活动在这一带的红枪会、黑枪会等抗日群众武装，由于粮食、经费的来源和交通的往来被切断，不得不避开他们，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地不断转移。有一部分梦想到东北来发财的日本移民，到处掠夺中国农民的财物、耕畜和农具，农民都称移民团为“屯匪”，这一带的老百姓都恨透了他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3 年 10 月，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的移民和大量占用土地的需要，关东军第十师团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报告，准备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林、密山 6 个县征用 165 万垧可耕地（占 6 个县可耕地的 60%），和 18.2 万垧熟地（占 6 个县熟地的 41%）。其中收买依兰县的可耕地是 35.5 万垧，占全县可耕地的 75.5%；收买桦川县的可耕地是 16.4 万垧，占全县可耕地 39.6%；收买勃利县的可耕地是 21.3 万垧，占全县可耕地 96.6%，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罕见的圈地运动。在收购价格上，原宣布熟地 1 垧为 10 元，荒地 1 垧为 1 元。可是，在实际征购中，不论荒地和熟地，每垧一律 1 元钱，而当时依兰县土地买卖的价格是：上等熟地 121.4 元，中等熟地 82.8 元，下等熟地 58.4 元，上等荒地 60.7 元，中等荒地 41.4 元，与此相比较，简直与无偿的掠夺无异。

1934 年 1 月，成立了由关东军司令部、拓务省、日军第十师团以及东亚劝业公司派员组成的土地收买机构，并由该机构派出的特别工作班第二班开始到佳木斯工作。2 月 5 日，在佳木斯召开了依兰、桦川、勃利三县联合收买土地的会议，各县又分别召开了区、保会议。在土龙山区召开的会议上，由于保长都是地主，想反对交地又害怕，只好逆来顺受。但是，当保长回村里开会时，农民们炸了，纷纷起来抵制收买土地的活动。当 2 月中旬第二工作班来到依兰县收缴地照时，他们采取了高压手段，对迟迟不交地照的人，派兵闯进各家，到处翻箱倒柜搜查，有的还捣毁墙壁把埋藏起来的地照抢走。与此同时，伪满洲国军警也正在大搞所谓"治安肃整"，强制没收民间枪支。当时土龙山区民间枪支约有 9 800 支。早在 1933 年秋，曾收缴过一次，农民们为了应付收缴，把破枪拿去交了。这时又传来了打枪印和进一步收缴枪支的命令，对这次暴动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农民深切感到，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枪支是他们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自卫武器，失去了土地，失去了

枪支,等于失去了他们的一切,随时都可能遭到‘屯匪’的袭击和欺凌。联系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苛捐杂税，每垧地要交 5元钱的税金；强制索取民间青年女子充作日军的官妓，仅土龙山区每甲就要 6个；强迫农民接种疫苗，仅依兰地区就死亡了不少人等等罪行，不仅使贫苦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就是地主、富农也感到是个致命的威胁。

正当土龙山农民处于绝望的时候， 1934 年 2 月传来勃利县连珠岗地方 1 000 多农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缴枪、缴照爆发大暴动的消息，这次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却为土龙山农民指明了求生的惟一道路。

三、土龙山农民暴动的经过

1934 年 2 月正是农历新年时节，农民们利用拜年，串亲访友，进行着紧张而又十分秘密的酝酿和联络活动。有一位刚从北平读书回来的共产党员李山同志，在他还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的时候,看到土龙山人民为反对日本的武装移民政策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就主动与老同学傅学纯、孟照唐一起,成立了土龙山反帝大同盟的秘密组织,深入到农民群众中,进行武装暴动的宣传工作。土龙山五保甲长景振卿、二保保董曹子恒在他们的影响下,曾先后到大洼、来才河、双龙河一带进行联络,首先拉起了农民的武装队伍。另外,还有一位在当地享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他的土地也在这次征购的范围之内,他躲在家中,暗里也派人四出活动,探听消息,这个人就是谢文东。

谢文东,原名谢文翰,满族,1887 年生，辽宁省凤城县永甸镇滚子沟人,后因土地被洪水冲毁,又搬到了宽甸县长店河口苏甸村居住。小时在私塾念过 4 年书,因功底比较浅,故常常说他一字不识。他长得矮胖，却很有气力。他 16 岁就当家立业,在家种过地，

拉过脚,放过蚕,贩卖过牲口,因购买土地欠债,绑了滚子沟富户杨家儿子的票，被官府查出，派兵捕捉。他闻讯后，带领全家跑到凤城县躲避。1925年,他又领着叔伯兄弟 12人逃到了吉林省依兰县土龙山西太平屯老关家落脚。起初生活较为艰辛，靠租种土地和开垦荒地来维持生计。因谢家劳力充足，生活也就逐年好起来。谢文东是一个善于广为结交的人物，到土龙山第二年，就当上了依兰县第三区第五保保董兼自卫团长。经过五六年的努力，谢家拥有土地 45垧、牛马 20多匹、大车两挂，并在土龙山黑山嘴子修建了庄院，成为当地的一名富户。“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他曾在李杜领导的抗日自卫军中担任过土龙山骑兵旅第二团团长。1933年为保护土龙山地面的安宁，他领导的大排队曾与日本武装移民团的掠夺行为作过斗争，在当地富户和百姓中有一定威望，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天，六保的王奎一先生收到了一封由依兰县传来的日军要到土龙山收缴地照的信件，当这封信传到景振卿手中后，他立刻会同曹子恒、于德义等人,带着 300多人的农民队伍，来找谢文东商量。正当谢文东处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农民武装的枪口从窗户伸了进来，对准了谢文东。在农民武装的影响和迫使下，谢文东率队参加了暴动。

1934 年 3 月 8 日(农历正月廿三日),土龙山区五保(八虎力)地方由谢文东、景振卿领导农民暴动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区，参加暴动的农民不下 2 000余名，许多粮户的掌柜和少掌柜也都参加了。暴动的队伍兵分两路：一路由景振卿、曹子恒、于德义带队,向来才河方向前进 另一路由谢文东、王奎一等人带队,向大洼、崔家屯方向进发,浩浩荡荡,直奔土龙山街基—— 太平镇。

太平镇是土龙山区机关的所在地，镇内有警察署、电话局、小学校、谷物交易市场等单位,有各种商店 195家,全镇共有民户 600

多户,3 000余人。中央大街是全镇最热闹的街道，来往行人，熙熙攘攘。该镇交通十分方便，依兰至佳木斯、依兰至驼腰子金矿的陆路交通,都要经过这里,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全县仅次于依兰镇的大市镇。

正当土龙山农民暴动队伍向太平镇进发的时候，依兰县城的敌人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3月 8日,依兰地区伪警备司令李育九立即派出一连骑兵，由张营长率领开进太平镇，驻扎在该镇西门的同成兴大院。同成兴是以经营油房和烧锅为主的大商号，四面筑有坚固的炮楼和高高的围墙，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伪军前来的目的，一是了解农民暴动的情况，二是为第二天依兰县伪县长关锦涛的前来做好准备工作。

3月 9日早晨，两路暴动农民在太平镇东门外会师，立即向该镇发起攻击,下午攻陷,解除了伪警察署 20多名警察的武装,袭击了伪县长关锦涛带领的 30多名敌人，打死 10多名,缴获步枪 15支、子弹数千发，并缴获日军文件多份。被打得狼狈不堪的关锦涛在镇内骑兵连的接应下，逃进了同成兴大院。暴动农民立即包围了大院。

关锦涛躲进同成兴大院后，一面用电话向依兰方面报告农民暴动的情况，一面派人找谢文东谈话。这时暴动队伍的首领们正在该镇东门外林家洼子的王金烧锅院内开会，研究敌情和攻打依兰县城的问题。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代表前去谈判。这位惊魂未定的伪县长，装出一副神情自若的姿态，站在同成兴院套东南角的炮楼里，用一种恫吓的语调向站在街上的谈判代表说：缴枪、缴照不是我们的决定，是上面的命令。对日本人，奉军都打不了，你们能打得了吗？赶紧回家吧！明天饭塚太君还要带兵来，你们更打不了……妄图震住暴动农民，平息这场暴动，但却遭到代表的严厉驳斥和痛骂。

当天晚上，各暴动队的首领们立刻研究明天饭塚带兵前来的情况。为了对付这股敌人，决定把部队布置到白家沟一带堵击敌人。

白家沟是太平镇西面的一座小村屯,离该镇只有八九里地,它南靠横岱山,北遥对土龙山,东西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广阔平原,是依兰通往太平镇必经之地。

3月 10 日早晨，天气异常晴朗，万里无云。初升的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起,一、二保的暴动农民已经悄悄地埋伏在白家沟后岗公路拐弯处两侧三家院套里，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西北方向的动静。日本关东军姬路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饭塚朝吾大佐这时也在整装待发，在依兰地区伪警备司令部宋参谋长和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的陪同下,带领一小队日军和一部分伪军警,共约 45 名，分乘 5 辆卡车、2 辆小汽车，从依兰出发，开赴土龙山区。饭塚想凭借“皇军”的威慑和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定能平息这场暴动。当年丁超这样的‘大人物’都被他收降了,区区的‘马胡子’就更不在话下。当汽车行抵团山子时，团山子派出所向他报告了关锦涛的电话,劝饭塚不要前去,有危险,但他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大摇大摆地向前行驶。午前 10 时许，敌人的汽车驶进蔡家屯，被暴动农民的瞭望哨发现，伏击队伍立刻做好战斗准备。敌人的汽车冲上白家沟后岗徐徐地向下滑行时，发现前面有路障，刚把汽车停住，田家大院里的暴动队伍首先向敌人进行一阵猛烈的射击。刹时间,伏兵四起,千万颗复仇的子弹射向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打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顷刻间,有的被打死在车上,有的刚下车就被击毙,身负重伤的敌兵爬到车底下,嗷嗷怪叫。曹子恒一马当先，率队向敌人发起冲锋。驻扎在太平镇内及其附近的暴动农民,闻到枪声,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坐在汽车里的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打开车窗,探出头来,高声叫喊:乡亲们,别打了!我

是盖文义,我……暴动农民一听更气愤,高喊"我们打的就是你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随之一阵密集的枪声，结束了他的性命。这时,敌人才省悟过来,这不是误会。恼羞成怒的饭塚大佐立刻从汽车里钻出,拔出明晃晃的战刀,转动着矮胖的身躯,指挥日伪军进行还击。这时阵地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在猛烈的冲杀中,日伪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饭塚见势不妙,立刻把日军撤退到汽车东侧的坟茔地里，妄图依仗有利地形进行顽抗。这个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顷刻间被潮水般包围上来的暴动农民的乱枪打死，淹没在人群的海洋之中。这是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以来战死的第三名大佐级高级军官。整个战斗只经过一个多小时，除两名日军逃跑外,击毙日军饭塚大佐、铃木少尉以下 17 名,打死伪军警 1名,其余全部被俘。共缴获轻机枪 5挺,步枪几十支,暴动农民仅牺牲 1 名。这是一次震动中外的大胜利。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大公报》曾于 1934 年 3月 13 日第 4版刊载"三姓伪军反正，日军官十余人失踪"的消息,美国的《纽约时报》于 1934 年 7月 2日也刊登了类似的内容。日本天皇为了安慰奴仆们对他的忠心，把饭塚晋升为少将,并在白家沟后岗建造了"忠魂碑",称他为"开拓之父"。这一切都说明了土龙山农民暴动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第二节　　民众救国军的成立与主要战斗

一、民众救国军的成立

白家沟的激烈战斗使日本关东军的首脑们坐卧平安，10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夜间 11 时，依兰县敌人收到了饭塚下落不明的报告，佳木斯日军警备队立即派出吉川曾木增援队前往太平镇。第十师团加纳参谋长也于 11 日晨，从哈尔滨乘飞机赶往佳木斯。接着横山部队也从依兰出动，直奔土龙山。太平镇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当吉川曾木的部队抵达卡伦时，受到了暴动农民的猛烈阻击。在敌人重型武器与炮火的掩护下，暴动农民抵挡不住撤退了下来。日军进入太平镇北门外时,又与景振卿带领的 400 多名暴动农民队伍相遇，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由于暴动农民受到同成兴院内伪军火力的夹击,终于寡不敌众,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共打了两个多小时,打死日军 3 名,打伤日军 25 名，我方牺牲王奎一等 2 名骨干。

王奎一老先生是土龙山来才河人，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抱着‘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信念,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带领当地人民参加到保卫自己家乡，保卫自己故土的暴动行列。从暴动的第一天起，就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当他牺牲的消息传到他家乡时,王奎一的夫人和儿子为了继承他的遗志,又继续拿起武器,参加到暴动队伍的行列，最后也牺牲在沙场上。

日军占领太平镇后,除把饭塚等人的尸体运走,留下必要的兵力外,其余全部返回原驻地。

暴动农民为了防止敌人的追击,于 12 日自动撤出太平镇,经五道岗到达半截河子，在王乃华家召开了暴动农民的整编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好几天，特别是在选举总司令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在景振卿的极力推辞下,大家才一致推选谢文东为司令、景振卿为前敌总指挥。在编制的问题上,将各户的枪支和人员进行统一编队,但考虑到有的保的队伍没有到,有的新组织的队伍人数也不少,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决定暂时以保为单位,按全区 6个保的划分，编为 6 个大队，部队取名为

民众救国军。经过这次会议后，这支农民武装初步有了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指挥。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他们又立即四出派人到各地去联络。这时，依兰县各区和邻近几个县的抗日军听到了打死饭塚的消息后,也都纷纷前来支援和联络,当时比较有名的队伍有亮山、占东洋、明山等,一时云集在依兰县境的人马号称有万人之多。

二、民众救国军英勇抗敌

(一)九里六大血战

正当民众救国军召开整编会议的时候，日本关东军西尾参谋长得到饭塚大佐确实死亡的消息后,大为震怒,拿着日本大战刀不停地戳着地板，怒气冲冲地说：我们能饶恕杀害联队长的“匪徒”吗？日本战刀既已出鞘，不消灭对方不能收回。 3月 13 日,日军第十师团广赖师团长赶赴佳木斯,立即指挥平岗部队在飞机、战车的掩护下，向民众救国军直扑过去。民众救国军与日军连续战斗两次,缴获步枪 10 余支、子弹 7 箱后,按照会议的精神,队伍立刻开始分散活动。谢文东与景振卿带领主力向南转移,经柳毛河,退到大八浪、大连泡一带,并在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敌人却紧追不放,像疯狗一样,见屯子就用炮轰,见人就杀,见房子和柴禾垛就烧。但敌人每前进一步,都遭到了沿途百姓,如韩广义、张二不傻等当地居民的阻击,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时,九里六有个保董叫王喜信,他是湖南营日本移民团宗光彦收买的走狗。当他听说民众救国军住在大八浪，立刻骑马到湖南营向日本人送信。与此同时，老百姓也给民众救国军送去了消息。当天晚间，民众救国军总部决定派景龙潭中队到九里六阻击敌人。

九里六是依兰县东南部的一座偏僻小山村，距离依兰县城 180

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与勃利县界紧紧相连，全屯有几十户人家。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有安东人隋士奎、关雨亭、秦品、关雨臣、张庆恒、关云祥、许庆阳等 10 人来此开垦。因该屯东至大八浪，西至小八浪，各为 9.6 里，故得此名。

3 月 19 日，平岗部队得信后，立即从湖南营出发，带领一股日军乘坐 57 辆汽车，沿着闫家的裤裆沟西北方向，杀气腾腾直奔而来。担任阻击任务的景龙潭中队，这时也已经来到这里，选择了保甲所、孙兴元小铺、石家店三个较为坚固的院套，作为阻击敌人的阵地。屯里的自卫团和百姓知道这里将要发生一场恶战，也都表现得异常镇静，要与民众救国军一起与日军血战到底。

这天，屯内仍与往日一样，照常出摊、挂马掌、做买卖。吃晌午饭的时候，民众救国军设在北岗上的瞭望哨，急匆匆地跑回报告，日军的大队汽车正从屯的西南方向滚滚而来。景龙潭立即命令各小队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派人回大八浪，要求总部派队前来支援。在援兵尚未到达之前，日军先头部队的 3 辆汽车驶入村口。敌人不知屯内有埋伏，准备长驱直人大八浪。当汽车刚驶近第一道卡子时，在院套内埋伏的民众救国军与村内的自卫团以及居民，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射出一排排密集而又准确的子弹。日军被突如其来的射击打得乱挤乱撞、狂喊乱叫，惊慌地抢着跳车，顿时，日军被截成数段，尸体遍地。日军的后续部队赶到时，听到屯内有激烈的枪声，知道中了民众救国军的埋伏，立刻抢占了西北和北岗两个制高点，用轻重机枪和炮火猛烈向屯内倾泻，一群群的日军向屯内冲去。在日军逼近到 10 多米远的地方，远程式武器完全失效时，民众救国军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和石头，一齐向敌人猛打过去，使敌人抬不起头来，匍匐在地上和墙脚下，不敢再向前蠕动。这时，民众救国军的增援部队在敌人的两侧打响了，吓得进攻的日军又暂时退缩了回去。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火力过猛，增援部队的

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企图从敌人的后面包抄上去,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已经不可能了,只得退回大八浪。屯内只剩下少量的民众救国军和自卫团以及一部分百姓在孤军奋战。敌人一阵炮击，一次冲锋,轮番地进行,直打得墙垣倒塌,房屋起火,白皑皑的雪地变成一片黑色,雪水、血水流成了河,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天黑后，日军暂时停止进攻，但仍严密地封锁着屯子周围。民众救国军几次向外突围都没有获得成功。夜间，群众亲自给民众救国军送来了水和干粮,运来了石头和泥土,帮助垒砌倒塌的院墙。孙兴元小铺还把埋在地下的 2 000 发子弹送给民众救国军，极大地鼓舞了队员们的战斗意志。夜间 10 点钟，民众救国军在百姓的掩护下终于冲出重围。九里六人民一直坚持到弹尽人亡，日军的铁蹄才踏上这块用血和肉筑成的钢铁阵地。气急败坏的敌人立即进行疯狂的报复,把全屯尚活着的老人、妇女、婴儿以及伤残人员全部杀死，房屋全部夷为平地。

这次军民并肩抗日的大血战，共击毁敌人汽车 17 辆,打死、打伤日军北川大尉、北条大尉、小泉大尉、吉田中尉、明地少尉等以下兵士近百人。民众救国军除中队长景龙潭负重伤外，也牺牲了 28 名英雄的战士。

(二)袭击孟家岗

九里六战士的胜利，保证了民众救国军主力向勃利县境转移，并与亮山、占东洋等队伍相会合。当他们向罗圈河、连珠岗、二道河子一带行进时，传来了日军开始撤退的消息，谢文东欣喜若狂，决定率队回土龙山。在回归的途中， 3月 26 日在横山道子与 200 余名日军相遇，激战一天，缴获迫击炮 1 门、步枪 10 余支,打死日军 30 余人。3 月 31 日在丁家崴附近与日军土龙山先遣队相遇,打死日军 1 名,打伤 3 名,于 4 月初回到了土龙山。

这时的土龙山区异常寂静。后来得知日军的撤军是因为日军

第十师团接到回国的命令，由第三师团接防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景振卿意识到,敌人将要采取新的更为凶狠、毒辣的进攻,他向谢文东提出了‘明争暗斗’的两手策略,却被谢文东拒绝了。之后，部队转移到五道岗一带，群众纷纷前来控诉孟家岗的日本移民团配合平岗部队在这一带犯下的种种罪行,要求给他们报仇。据《佳木斯文史资料》1985 年第 4 辑苏来、李亚娟两作者撰写的《土龙山农民暴动后日寇的疯狂报复》一文记载 日军先后血洗了 12 个村屯,烧毁大小房屋 1 000 余间,杀死牲畜 290余头,烧毁粮食 70余万斤,杀戮百姓 1 100 多人。于是，谢文东决定攻打孟家岗日本移民团。

孟家岗(日伪时期改叫永丰镇,后又改为张荣村)是桦川县的一个集镇(现属桦南县),位于佳木斯的东南部,土龙山区的东北部,依、桦两县的交界处,属该县第六区管辖。该镇地形南面靠近山外,东、西、北三面是一片狭长的广阔平原,弯弯曲曲的音达木河与南柳树河由镇西流过，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很适宜种植水稻。全镇约有 400 多户人家,资源也十分丰富,山里有金矿、铁矿和森林,交通也十分方便,除春暖化冻季节道路泥泞外,汽车都能通行,图佳铁路将在此通过。因为有这些优越条件，日本关东军把它确定为首批武装移民地。1932 年 2 月,第一批 493 户武装移民团在团长山崎雄芳、大队长市川益平中佐的率领下,每人携带 1 支步枪以及 3挺机关枪、2 门迫击炮迁入该镇定居。为了把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结合起来,按照人员原籍的府、县,把全团(大队)分成 3 个中队 12个小队，以小队为单位组织成小村庄，分散在该镇的四周,自行经营生产,同时互相间又能协同配合作战。大队和中队的干部都由陆军省推荐的预备役军官担任。该镇除武装移民团外，镇西边有日本兵约百余人，镇内还有警察署和 40 余名伪自卫团员，是一座兵力比较雄厚，设防比较坚固的集镇。

4月10日,谢文东决定派4个大队的兵力前去攻打孟家岗，但究竟怎么个打法，既没有进行实地侦察，也没有进行周密部署。当天晚间10点钟，部队分四路进兵，决定拂晓开始总攻。第二天拂晓，第三大队悄悄地从西南方向摸上去，占领了该镇的南山，等待其余大队的到来，结果被日军发现，遭到猛烈的炮击。这时，分布在镇周围的各移民村落，凭借坚固的地下工事，也一齐向这边射击，隐蔽在南山的民众救国军战士被迫进行了还击，迫使敌人不敢出动。当其余大队赶到时，见敌人火力十分猛烈，就自动撤退了下来，未敢上前支援。第三大队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中午，才开始向东南方向撤退。沿山麓向下运动，又遭到东面移民村落的阻击和日军后面的炮击，结果牺牲了夏仁有中队长等27名队员。这次本想给移民团一次惩罚，给百姓出口气，结果事与愿违，民众救国军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三)占领驼腰子

孟家岗战斗失利后，民众救国军撤退到柳毛河一带进行休整。一天，有人提出攻占驼腰子金矿区，作为民众救国军的后方基地，这个意见很快被谢文东采纳了。

驼腰子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老金矿，自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开采以来,已有40年的历史，共开采出的沙金将近有50多万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这里,立即在此设立依、桦、勃金矿局，并在大桦皮沟、大酱缸、石头河子、黎树沟等处设立分局，委派吉林省伪军于深澄的参谋长杨玉书（绰号杨瘸子）担任金矿局长,带来了800名由伪军改编的战斗力很低的矿警队和少量的日军在此把守,是一个三不管(依兰、桦川、勃利三县都不管)的地方。同时,驼腰子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集镇,共有1 100多户,6 000多人，各种商店、服务业、妓馆、烟馆、赌局等,应有尽有。交通也十分方便,每天都有大量车队,运来酒、肉、米、面等食品,是一个十分繁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